

第一章 演 讲

一、美国的学者

(1837 年 8 月 31 日在麻省剑桥城美国大学生联谊会 Phi Beta Kappa Society 发表的演说)

会长，诸位，我们今年的文艺工作又开始了，我向你们致敬。这是一个满有希望的周年纪念日，但有待努力的地方也许仍旧很多。我们聚集在一起，并非为了较力或较技，也不是来朗诵历史、悲剧和诗赋，像古代的希腊人一样；也不是为了恋爱与诗歌而集会，像中世纪的浪漫诗人一样，也不是为了科学的进展，像英国与欧洲各国都会的现代人一样。到现在为止，我们这个假日只是一种友善的表示，说明我们这民族虽然过分忙碌，没有余闲欣赏文学，对于文艺的爱好依然存在。就连这样，这一天也是宝贵的，因为它表示文艺的爱好是一种无法毁灭的本能。但是它应当更进一步，它将要更进一步——也许现在已经到了时候了；美洲懒散的智力将要由它的铁眼脸下面望开去，使这世界对于它久未兑现的期望得到满足，比机械技巧方面的成就得到更好的东西。我们倚赖别人的日子，对于其他国土的学识悠长的学习时期，将近结束了。我们四周有亿万青年正向人生里面冲进来，不能永远用异邦残剩

的干枯的谷粮来喂他们。某些事件，行动发生了，这些事件，行动是必须被讴歌的，它们本身会讴歌自己。谁会怀疑诗歌将要复兴，导入一个新时代；像那天琴星座中，现在在天顶上发光的那一颗星，天文学家宣布说，它有一天将要成为海行者标志的北极星，达一千年之久。

我抱着这样的希望 接受了这题目——今天这一天的演讲 不但由于惯例，而且由于我们这协会的性质，似乎限定要用这题目——“美国的学者”。一年又一年 我们到这里来读他的传记中的又一章。让我们来探究，新时代与新的事件怎样帮助说明他的性格 他的希望。

有一个寓言——是远古不知道什么年代产生的这种寓言，传下一种意想不到的智慧——说在最初 诸神把“人”分为人们 使他比较便于帮助他自己；就像把一只手分成五只手指，可以更有用处。

这古老的寓言隐藏着一条永远新鲜而崇高的教义，那就是：有一个“人”——只是部分地存在于所有的各个人里面，或是存在于某一种禀赋里；你必须观察整个的社会，才能够得到整个的人。人不是一个农民 或是教授 或是工程师，但是他是一切。人是祭司、学者、政治家、生产者、军人。在分裂的状态中——也就是说 在社会的状态中——这些职务是分给了各个人，每人指望做那共同工作中派给他的一部分，各人站在自己的岗位上。那寓言暗示着，每个人如果要掌握他自己，就必须时时由他自己的岗位回来，拥抱一切其他的劳动者。但是很不幸，这原来的单位，这力的泉源，已经分散给群众，这样精细地分了又分，零售销光了，使它泼开来成为水滴，不能再聚拢了。社会是这样一种状态，每一个人都像是从

上锯下来的一段肢体，昂然地走来走去，许多怪物——一个好手指，一个颈项，一个胃，一个肘弯，但是从来不是一个人。

于是人蜕化为一样东西，许多种东西。栽种植物的人，其实就是“人”被派遣到田野中收集食物；他很少感觉到他这任务的真正的庄严，从中得到安慰。他只看见他量谷子的箩筐，与他的货车，此外什么都看不见，于是就降为一个农民，而不是“人”在农场上。商人几乎从来不认为他的工作也有一种理想的价值，他只被他这一行手艺的常规所操纵，灵魂为金钱所奴役。牧师成了一种形式；律师成了一本法律书；机师成了一架机器；水手成了船上的一根绳子。

在这职务的分配中，学者是被指定了代表理智的。在正确的状态里，他是“思想着的人”。在腐化的状态里，当他成为社会的牺牲品的时候，他就有一种倾向，成为一个单纯的思想者，或是——比这更坏——别人的思想的应声虫。

从作为一个“思想着的人”的观点来看他，学者这职位的原理就在里面包含着。大自然用她所有的平静的或是有警觉意味的画图来诱导他；人类的过去教诲他；人类的未来邀请他。实在每一个人岂不都是一个学生？一切事物岂不都是为了学生的进益而存在的？而且，真正的学者岂不终究是惟一的真正导师？但是那古代的预言说：“一切事物都有两只柄，当心不要握错一只。”在人生里，学者往往也和人类一同犯错误，放弃了他的特权。请我们来看他在他的学校里的情形，同时参照他所受到的主要影响来估量他。

大自然对于精神上的影响，以时间来说是最先，以地方来说是最重要。每一天，太阳；在日落之后，夜，与她的星辰。风永远吹着，草永远生长着。每一天，男人与女人，谈着话，观看着，被观看着。在一切人之间，这种形象最能吸引的就是学者。他必须在自己心里决定它的价值。在他看来，大自然是什么？这上帝的网，它那不可理解的连贯性，从来没有开始，也从来没有结束，永远是圆形的力，回到它的自身。这一点它正和他自己的心灵相像，他永远不能找到它的开始与结束——这样完全，这样无限。大自然的光彩也照得那样远，宇宙上面还有宇宙，像光线一样地放射出去，向上，向下，没有中心，没有圆周——不论是聚集的或是分散的，大自然都迫切地向人的心灵表白她自己。开始分门别类了。在年轻人的心里，每一件东西都是个别的，独自站在那里。渐渐地，他知道怎样把两件东西连在一起，看出它们之间的共同性；然后三件东西，然后三千件；于是他被他自己这种联合一切的本能所支配，继续把事物拴在一起，减少不规则的现象，发现地底的树根，将相反的、遥远的事物联络起来，在同一个枝干上开花。他不久就知道，自从历史开始的时候，事实就不断地聚集和分类。然而“分类”的意义是什么？无非是看出这些事物并不是杂乱无章，彼此之间没有关系的，而是有一定的规律，这同时也是人类的心灵的规律。几何学纯粹是人类心灵的一种抽象的东西，而天文学家发现行星的移动可以用几何学来测量。化学家发现一切物质中都有比例与可以理解的法则；科学是什么呢，无非是在距离最远的事物中发现相

仿、相同之点。一个志向远大的人坐下来研究每一件难以控制的事实；把一切奇异的构造与一切新势力一个一个地归入它们的种类 归纳到它们的定理中 而且永远这样下去 运用深刻的观察 将各种组织的最后一根纤维，以及大自然的外缘，都赋以生命。

于是 这天宇下的学童感觉到他和自然“本是同根生”；一个是叶子，一个是花；亲谊与同情在每一根血管里活动着。树根是什么呢？不是他的灵魂的灵魂么？一个太大胆的设想；一个太荒唐的梦。然而，一旦这心灵的光辉帮助他发现了比较有形体的物性的规律的时候——当他知道崇拜灵魂，而且看出现有的自然哲学仅仅是灵魂的巨手最初的探索的时候，这时候他将要盼望知识日益扩大，好成为一个未来的造物主。他将要看出大自然是灵魂的反面，每一部分都相呼应着一个图章，一个是印出来的字。它的美丽是他自己心灵的美丽。它的规律是他自己心灵的规律。因此他把大自然看成他自己的成就的测量器。他对于大自然知道得不够的程度，也就是他对于自己的心灵还掌握得不够的程度。总之，那古代的箴言“认识你自己”与现代的箴言“研究大自然”终于成为同一个格言了。

2

给予学者精神上的影响，第二个要素是人类过去的心灵——不论是用什么形式铭镌于那心灵上的，是文学、是艺术，还是一种制度。书籍是最好的一种过去的影响，我们单只考虑书籍的价值，也许借此可以知道真实情形，比较易于探悉这种影响的程度。

书籍的原理是高尚的。最初的学者接受他四周的世界，这使

他沉思；在他自己内心里把这一切重新整顿过之后，他又把它陈述出来。它进入他里面的时候是人生；它从他里面出来的时候是真理。它到他这里来的时候是短暂的动作；它从他里面出去的时候是不朽的思想。它到他这里来的时候是事务；它从他那里出去的时候是诗歌。它以前是死的事实，而现在，它是活的思想。它可以站得住，而它也可以走动。它一会儿是稳固耐久的，一会儿又飞翔，一会儿又予人以灵感。当初孕育它的心灵有多么深，它就飞得多么高 歌唱得多么久 那比例是非常精确的。

或者我也可以说，这全在乎那将人生化为真理的过程的进度。蒸馏的手续越是完备，制成的物品越是纯洁，不朽。但是没有绝对完美的。正如一只抽气筒无法造成一个完全的真空，也没有一个艺术家能够在他的书里完全排除一切因袭的、地方性的、容易腐朽的东西，或是写一本纯是思想的书，在各方面对于悠远的后代都像对现代人一样地合用——“现代人”或者应当说下一代。我们发现每一个时代必须写它自己的书——或者应当说，每一代为下一代写。较古老的一个时期的书是不适合于目前的。

然而 这就引起一个严重的祸害。创作与思想本来带着一种神圣性，这神圣性记录下来了。人们觉得那歌唱着的诗人是神圣的：从此那诗也是神圣的。那作家有一个正直智慧的心灵：从此就公认那本书是尽善尽美的；正如我们对于一个英雄的敬爱变了质，成为崇拜他的石像。那本书立刻变成有害的：导师成了暴君。群众迟钝而歪曲的心灵，很迟缓地才开放，容许理智的侵入，而一旦开放之后，一旦接受了这本书 就信赖它 如果它被藐视 他们就嚷闹起来。以这本书为基础，兴起许多思想派系。有人写上许多书关于这本书——是“思想者”写的，不是“思想着的人”那就是说，

是天赋很好的人，但是出发点错了，他们从一般公认的教条出发，而不是他们自己心目中的义理出发。温顺的青年人在图书馆里长大，他们相信他们的责任是应当接受西塞罗^①、洛克^②、培根^③发表的意见；他们忘了西塞罗、洛克与培根写这些书的时候，也不过是图书馆里的年轻人。

因此 我们没有“思想着的人”而有书呆子。因此有了这样一个阶级——有书本上的知识 因为书籍是书籍而去重视它 他们重视书籍并不是因为它是与大自然和人的素质有关的，而是因为它仿佛在世界与灵魂之外，成了一种第三阶级。因此有那些修缮考订一古本的人 以及各种不同程度的“藏书狂”患者。

书籍用得好的时候是最好的东西 滥用的时候 是最坏的东西之一。怎样是用得对呢？一切的方法都想达到同一个目标，这目标是什么？无非是予人以灵感。我宁愿从来没有看见过一本书，而不愿意被它的吸力将我扭曲过来，把我完全拉到我的轨道外面，使我成为一颗卫星，而不是一个宇宙。世界上惟一有价值的东西是活动的灵魂。这是每一个人有权享有的；这是每一个人里面都含有的，虽然在绝大多数的人里面都是被阻塞着，还没有生出来。活动的灵魂看得见绝对的真理，能够把真理说出来，也能创造。它做这件事的时候，它就是天才；天才不是得天独厚的寥寥几个人的特权，而是每一个人可靠的产业。它的本质是前进的。书籍、思想派系、艺术派系、任何种类的制度，都是停留在过去的天才的某一句言语上。这很好 他们说，——我们抓住这个吧。他们把我钉牢在一个地方。他们向后看，不是向前看。但是天才向前看：人的眼睛生在头前，不是生在脑后。人怀着希望：天才创造事物。无论一个人天赋多么好，如果他不创造，上帝精纯的流光他是没有份的

——也许有煤渣与烟 但是还没有火焰。有些态度是创造性的 有些行为是创造性的 也有创造性的辞句 而那种态度、行为、辞句，都看不出是根据任何习俗或出典，而是从心灵本身感觉到的善与美之中自然地涌出的。

从另一方面说来 如果它不是自己启示自己 而是从另一个心灵那里接受到它的真理，即使那真理的光是像滔滔不绝的激流一样 倘若没有经过相当时期的幽思、反省 自己重又掌握住自己 其结果就是无可救药的损害。由于过度的影响，天才永远够得上做天才的仇敌。每一个国家的文学证实我这句话。英国的诗剧作家现在莎士比亚“化”已经两百年了。

无疑地，也有一种正确的读书方法，严厉地使书服从读者。“思想着的人”绝对不要为他的工具所制伏。书籍是供学者消闲的。当他能够直接阅读上帝的时候，那时间太宝贵了，不能够浪费在别人阅读后的抄本上。但是在间歇的黑暗到来的时候——一定有这种时候的——当太阳躲了起来，星群收回它们的亮光的时候——我们走到灯下，灯光继续照耀着我们，领导我们回到东方，黎明在那里。我们听别人发言，为了使我们自己能说话。阿拉伯格言说：“一棵无花果树 只要看着另一棵无花果树 就结果子了。”

我们从最好的书里得到的那种愉快的性质，确是值得注意的。这些书给我们的印象，使我们相信这是某一个人以前写的，而现在也就是他在那里阅读，因此作者与读者性情完全相同。我们读英国最伟大的诗人——乔瑟^④、马伏尔^⑤、德莱登^⑥——的诗章 可以感到最现代的喜悦——我的意思是：那种愉快一大半是由于他们的诗里排除了一切时间性而得来的。我们喜悦的成分，有一点敬畏和它搀杂在一起，因为我们诧异这诗人生活在某一个过去的世

界里，两三百年前，而他说的话却是贴近我的灵魂的，是我自己差一点没想到，差一点没说出来的。一切心灵都相同，这哲学上的学说，在这里就有一个证据。不然，我们就得假定有一种预先建立的和谐；就是假定还没有投生的灵魂，就有人预先知道了，预备下了一些贮蓄，供给他们将来的需要；正如我们观察到的昆虫的实际情形，它们死亡之前积蓄食物给幼虫吃，其实它们根本看不到幼虫了。

我并不是为了爱好什么学说或是过分夸张人类的本能因而就冒失地低估了书籍的价值。我们都知道：正像人的身体可以从任何食物里得到营养——即使是煮熟的草和皮鞋汤——人的心灵也可以用任何知识作为食料。也曾经有过这样的人，他们是伟大的英勇的，然而他们几乎除了印出的书页外，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想说：需要一个强健的头脑，才受得住这种饮食。一个人要善于读书，必须是一个发明家。像格言里说的，“要想把西印度群岛的财富带回家来，必须先把西印度群岛的财富带出去。”因此，有创造性的写作，也有创造性的阅读。劳动与创造加强了心灵的活力，在这时候，我们无论看什么书，由于字里行间丰富的暗示，书页都像是亮莹莹地发光。每一句都是加倍的有意义，作者的命运是像世界一样地广阔。我们于是又发现一事实：我们知道一个预言者洞烛未来的一刹那是短暂的，在悠长的岁月里难得碰见这样的时刻；因此他这灵感的记录或者占他的著作的最少一部分。有鉴别力的人读柏拉图与莎士比亚的时候，只读那最少的一部分——只限于真正明哲之言——其余的他全部扬弃了，好像它不是千真万确的柏拉图或莎士比亚的著作一样。

当然，也有一种书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不能不读的。历史与精

密的科学，他一定要下苦功研读。同样地，大学也有它不可缺少的职务，那就是将一些要素教给学生们。但是它们的目的应当是创造而不是操练。只是这样，它们才能够发挥最大的功效。它们应当从远处收罗各种天才的每一道光线，聚集一堂，用这集中的火焰使年轻人的心燃烧起来。思想与学问天生是这种性质，器械与华美的外表对于它们毫无帮助。大学的礼服、基金（即使是足够建造一个黄金的城市），也不能和最渺小的一个隽妙的字句对抗。你如果忘记这一点，那我们美国的大学即使一年年地阔起来，也会逐渐减少它们在社会上的重要性。

3

一般人普遍都有一种观念，以为学者应当是一个隐士，一个羸弱的人——不宜于做任何手工或公众的劳动，正像一把削铅笔的刀不能当斧头用。所谓“讲求实用的人”讥笑那种爱思索的人，仿佛他们因为思索、观察，就什么事都不能做。教士往往是他们那一个时代的学者，比任何别的阶级都要普遍；我听说过，人们对教士的称呼是女性的；说他们听不到男人粗鲁的自然的言语，只听到一种扭捏的、冲淡的语法。有时候他们实际上被褫夺了公权，并且，确是有人提倡他们应当终身不娶。这种情形，凡是对于学者阶级当真有的地方，都是不公平的，也是不智的。在一个学者的生活里，行动是隶属于思想之下，但也是必须的。他没有行动，就还不能算他是一个人。没有行动，思想永远不能成熟而化为真理。世界像一层美丽的云一样地悬挂在我们眼前，我们甚至于看不见它的美丽。不活动就是怯懦，没有勇敢的脑筋就不是学者。思想

的前面有一篇序文——思想从无觉到有知觉，经过这样一个过渡时期——这就是行动。我生活过多少，我就只知道这么些。我们可以立刻看出谁的辞句里装满了人生，谁的句子里没有。

这世界——灵魂的影子 或是“另一个我”——广阔地展开在我们四周。它的种种吸引力都是钥匙 开启我的思想 使我认识我自己。我迫切地奔入这响亮的喧嚣中。我抓住我旁边的人的手，我在那竞技场中站上我的岗位 我受苦 我工作 我有一种本能 它教导我，说：只要这样，那喑哑的深渊就能发出声音来说话了。我穿透它的内部组织；我消散它的恐怖；我将它布置在我逐渐扩大的生活范围内。我体验到多少的生活，我就征服多大的旷野，种植多广的田地，我的生命和我的领土就伸展得多么远。我不懂得任何人怎样能舍得放弃任何他能够参加的活动，仅只为了怕神经衰弱，或是想多睡一场午觉。有这种活动，他谈话中才能够唾珠咳玉。苦役、灾难、激恼、贫困 都教给我们辩才与智慧。一个真正的学者舍不得轻轻放过每一个做事的机会，认为少做一件事就是损失一点力量。

行动是原料，智力用这原料塑成华美的物品。将经验化为思想，这也是一个奇异的过程，像把一片桑叶化为软缎。这种营造工作整天进行着。

我们童年和年轻的时候行动与事件，现在成为我们最平静地观察着的事情。它们像美丽的图画一样地在空中展开。我们近来的行动，以及我们目前处理的事情，就不是这样。我们在这种事上就不能沉思。我们的情感还在它里面循环流动着。我们不觉得，也不知道它的存在，正如我们不觉得身上生着脚，或是手，或是脑筋。那新的事实还是人生的一部——有一个时期它沉浸在我们不

自觉的生活里。到了某一个时候，我们在那里默想着，它就像一个熟了的果子一样，自动地与人生分开，成为脑子里的一个思想。它的地位立刻提高了，状貌也美化了；原是可以腐朽的，变为不朽的了。从此它是一件美丽的东西，不管它的来源与邻里多么鄙陋。你们也得要观察到这一点：将这事提早举行是不可能的。当它是一个螟蛉的时候，它不能飞，它不能发亮，它是一个黯淡无光的螟蛉。但是突然，我们还没有觉察，这同一个东西展开美丽的翅膀，是一个智慧的天使了。所以，在我们个人的历史中，没有一件事不是迟早都会失去它黏附在人生上的无生气的形式，从我们身上飞翔到最高的一重天上，使我们惊奇。摇篮 幼年 学校与操场 怕男孩子 怕狗 怕戒尺 爱小姑娘与浆果 还有许多别的事实，曾经有一个时期是天人的大事，现在已经消逝了；朋友与亲戚，职业与政党 城市与乡村 国家与世界 也必定要飞翔歌唱。

当然，一个人如果把他整个的精力放在适宜的行动里，他收到的智慧是最丰富的。我不愿把自己关在这充满了动作的地球之外，把一棵橡树栽在花盆里，让它在那里挨饿、憔悴，我也不愿意单靠某一种才能上的收入，将一种思想的矿脉掘光；很像那些萨伏衣^⑦人，他们维持生活是靠雕刻牧羊人、牧羊女，与吸烟的荷兰人，贩卖给整个的欧洲；有一天他们到山上去找木块，发现他们把最后一棵松树也削光了。我们有许多作家，把他们的矿脉写光了，然后，——动机是很可嘉奖的深谋远虑——他们乘船到希腊或是巴勒斯坦，跟猎人到草原上去，或是在阿尔及尔斯漫游，补进一些有销路的货色。

即使仅只为了要一个丰富的语汇，一个学者也应当迫切地需要行动。生活是我们的字典。费上许多年月在乡村里劳动，是值

得的 或是在城市里 是深入地观察各种工商业 与许多男人和女人直爽地交往 研究科学、艺术 ;惟一的目的是多方面地控制一种语言 用来说明我们的见闻 使它具体化。我听任何人说话 从他言语的贫乏或是华美上面 , 立刻就可以知道他过去是否充分地生活过。生命在我们后面展开 像一个石矿 我们从那里采集砖瓦与砾石 , 用在今天的建筑里。这是学习文法的方法。思想派系与书籍仅只抄录田地与工场制造的语言。

但是行动最后还有一样好处——与书籍一样 , 而比书籍更好——这就是 : 它是一种资源。大自然中的起伏——那伟大的原理——表示在各种现象里 : 人的呼吸 欲望与厌腻 海的潮汐 ; 日与夜 热与冷 还有那更深地浸染在每一个原子与每一种流质里 那种所谓“磁性引力”——牛顿所称为“痉挛性的顺利传达与反射”的一些现象——这是大自然的定律 因为它是心灵的定律。

心灵时而思想 时而行动 每一个痉挛产生另一个。有时候一个艺术家用完了他的材料 幻想不再替他描画出各种境界 他很难捉住一个思想 读书也使他感到厌倦——他总还可以拿生活来做本钱。个性是比智力更崇高的。思想是一种机能。生活是那机能的执行者。溪流可以追溯它的发源处。一个伟大的灵魂不但在思想上是坚强的 , 在生活上也是坚强的。他是否缺少一种器官或是媒介来传达他的真理 ? 他仍旧可以倚仗这最基本的力量 , 用生活把真理表达出来。这是一个完全的行动。思想是一个部分的行动。让公理的庄严在他的业务里发光。让爱情的美丽给他的陋室带来愉快。那些默默无闻的人 与他同住共事的人 在日常生活里都可以觉得他那品性的力量 用这种方式来测量它 比任何公开的或是有计划的表现还要可靠。岁月告诉我们 , 一个学者纯粹以人

的身份生活着的时候，绝对不是浪掷光阴。在这里，他舒展了他的本能的神圣的幼芽，而又保护着它，不使它受到侵蚀。表面上所受的损失，却在获得的力量得了补偿。有益于人群的巨人，他们破坏旧的，建造新的，他们决不是出身于那种耗尽文化的教育制度里培养出来的人，而是出自鸿蒙未辟的野蛮的天性；可怕的诸益德人^③与伯塞喀人^④里面，终于出了一个阿尔弗烈德^⑤与莎士比亚。

所以我只要听到有人说什么“劳动是庄严的，每一个公民都需要劳动”——现在开始有人说这样的话了——我总是觉得喜悦。锄头与铲子里面仍旧有美德，不论捏锄头、铲子的人是有学问还是没有学问。而劳动是到处受欢迎的；总有人找我们做工；只有这一个限制，我们要注意：一个人不应当为了要参加更广泛的活动而牺牲自己的主张，迁就一般人的意见与行为的方式。

现在，我已经说过了学者受到的大自然的教育，书籍的教育，行动的教育。还应当说到他的责任。

他是“思想着的人”，他的责任是与他的身份相称的。这些责任也许完全包括在“自我信托”里。学者的职务是指出外表之下的事实，借以鼓舞、提高、领导人们。他从事于那迟缓的观察工作，不被人尊敬，也没有报酬。佛兰姆斯蒂德^⑥与赫歇尔^⑦在他们装着玻璃窗的天文台里，可以编录星球，赢得世人的赞美，而他们的成绩既然是光荣的、有益的，也确定可以得到荣誉。但如果有一个人在他私人的天文台里，记录人类心灵中隐晦的星云（迄今还没有人想到将它们当做星云看待）有时候为了寥寥几件事实，接连许多天、几个月，一直守望着，修正他过去的记录——这样的人是无法在人前夸耀的，也不能希望马上成名。他的工作需要长期的准备，

所以他对于当代流行的艺术往往不熟悉，也不擅长，使那些能干的人都鄙视他，把他推挤到一边。他必定有很长一个时期，期期艾艾说不出话来，他常常得要为了死的东西放弃活的。更坏的是，他必须接受（这样的例子太多了！）贫穷与寂寞。走那条旧的路，接受社会上流行的风格与教育与宗教，然而他宁可受苦受难，筑出他自己的路，接踵而来的是既容易又愉快，自己谴责自己，自己觉得气馁，常常感到惶恐，感到虚耗时间——这都是那倚赖自己指导自己的人所遇到的途中的荆棘；而他仿佛和社会简直站在敌对的位置，尤其是和那受过教育的社会层。有什么好处可以抵消这一切的损失与被藐视？他是在实行着人类最高的机能，他可以在这一点上得到安慰。他提高了自己，他没有私人的顾虑，而是呼吸着，生活着公众的杰出的思想。他是这世界的眼睛。他是这世界的核心。他得要保存并且传达英勇的情操，高尚的传记，音韵悠扬的诗章，与历史的定论，借以抗拒那俗不可耐的繁荣——那种繁荣永远有一种趋势要退化到野蛮去。人类的心灵在一切紧要的关头，在一切严肃的时候，无论它吐出什么至理名言，作为它对于这活动的世界的评注——这一切他都应当接受，应当传达。理智在她不可侵犯的宝座上判断今日的过往行人与事件，无论有什么新的判决，他都应当听着，应当宣扬。

既然这些事都是他的职务，他应当完全信任他自己，永远不要向世俗的舆论低头。他知道这世界，只有他知道。过去或是现在某一刹那间的世界，仅只是外表的形态。某种伟大的礼教，某一种被疯狂崇拜的政府，一种为时非常短暂的通商，或是战争，或是有一个人，被所有的人类的半数拥护着，又被另一半攻击着，仿佛一切全靠这拥护或是攻击。可是最可能的，这整个的问题还抵不过

那学者听着这争论的时候所错过的最低劣的思想。他应当相信一枝气枪的枪声就是气枪的枪声，即使世界上最年老最可尊敬的人断言它是世界末日的霹雳声。他应当沉默、稳定，绝对置身事外，坚持他自己的见解 继续不断地观察着 耐心地 不怕被人忽视 不怕被人责备 坐待时机——只要他能自己觉得满意，认为他今天真正看到了一些什么，他就很快乐了。每一个正确的步骤都有良好的收获。因为他有一种可靠的本能，使他把自己的思想告诉他的同胞们。随后 他就发现 他发掘他自己心灵里的秘密 同时 也就深入一切心灵的秘密。他发现一个人如果了解他个人思想里的任何规律，他在这范围内也就了解一切人——凡是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人，以及其他种族，只要他们的语言能把他们的语言译出来。诗人在极度的孤独生涯中回忆他自动自发的思想，把它记录下来，我们发现他记录下来的这些，就连拥挤的城市里的人也认为是真实的，可以应用在他们自己身上。演说家起初感到怀疑，他那些直爽的自白也许不太适宜，他对于他的听众也知道得太少，然而他随后就发觉他和听众是相互为用，缺一不可的——他们充分吸收他的语句，因为他代替他们满足了他们的天性；他深入发掘自己最隐私、最秘密的预感，而他惊奇地发觉这是一般人最易接受的、最公开的和具有普遍的真实性的，群众喜欢这个；每一个人里面善良的一部分都感觉到 这是我的音乐 这是我自己。

一切的美德都包含在自我信赖里。学者应当是自由的——自由而勇敢；就连在他给自由下的定义也表示他的自由：“没有一点阻碍 除非是从他自己的素质里兴起的阻碍。”勇敢 因为一个学者的天职是要把恐惧这样东西撇在脑后。恐惧的产生永远是由于愚昧无知。如果他在危险期间的镇静，是因为他认为他像儿童与

女一样，是特别被保护的一种人；又如果他移转他的思想，避开政治或是那些使人烦恼的问题，把他的头像鸵鸟一样地埋花木里，向显微镜里窥视着，押韵作诗，像一个孩子感到恐怖的时候就吹口哨来鼓起自己的勇气——这都是可耻的。照他这样做，那危机仍旧是一个危机，而恐惧只有更厉害。他应当像一个男子汉一样，回过身来面对事实。他应当正视事实，搜索它的性质，检验它的来源——来源不会太久远——看看这只狮子从前还是一头小兽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然后，他就会发觉他自己完全明了了它的性质与范围。他用两臂环抱着它，量过了它的腰围，知道它不过如此，他从此可以藐视它，扬长地，优越地走过。一个人如果能看穿这世界的矫饰，这世界就是他的。你见闻中的种种蜚聒，极度盲从的习俗，蔓延的错误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大家容忍它——因为你容忍它。你只要看出它的谎话，你就已经给了它一个致命的打击。

它是的，我们是被威胁、被制伏的人——我们是没有信心的。有一种思想，认为我们在自然界中出现得很晚；这世界很久以前早已完成了——这是一种危险的思想。当初，在上帝的手里，这世界是柔软的，流质的，可以任意捏塑的。现在，它也始终是这样，我们可以按着我们具有的神性，捏塑这世界。它对付愚蠢与罪恶是像燧石一样地坚硬。他们竭力适应环境，迎合它；但是，只要一个人内心有一点神圣的东西，天宇就成正比例地在他面前化为流质，他可以在上面盖上私人印鉴，也可以把它塑成任何形式。伟大的人并不是能够改变物质的人，而是能够改变我的心境的人。伟大的人能把一切自然界与一切艺术都染上他们目前的思想的色彩，并且举重若轻，他们那愉快而平静的态度说服了人们，使人们相信他们所做的是正是自古以来大家都想摘的一只苹果，现在终于成熟。